

夏日鸣蝉

□成迪夫



“唱歌不用嘴，声音真清脆，嘴尖像根锥，专吸树汁水。”谜底是：蝉。

烈日炎炎，往日四处狂奔的小黄狗终究不敢迈出屋檐半步，躲门后趴地上伸着长长的舌头“哈嗒、哈嗒”急促地喘着粗气，路上偶尔有行人在烈日下步履匆匆，“喳一喳一”的鸣蝉一路迎送。我的耳边不禁响起了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……”的旋律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A

“喳一喳一”，几声慵懒的蝉鸣，拉开夏日天白的序幕，沉寂的清晨，仿佛听到起床的哨声，万物苏醒。飞鸟登枝，鸡鸣出笼，家门口、河埠头、茅房边陆续闪现人影，缕缕炊烟徐徐升起……老家的小山村一下热闹起来了。

太阳从东边的牛驮岙（老家的山名）悄然起身张望，被鸣蝉吵醒后满脸愠怒，利箭似的道道光线射向村庄的角角落落，似乎在搜寻那烦人的鸣蝉。空气变得炽烈起来，鸣蝉仿佛也感受到阳光无声的反击，往树叶下挪了挪身子，终于忍不住地亢奋起来，空气几乎在一瞬间炸锅了，枣树上、柳树上、槐树上，几十只、几百只、成千上万只鸣蝉开始大声集体回应，它们各据一方，蝉鸣声铺天盖地，声浪一波高过一波，此起彼伏，绵延千里之外，奏响了整个夏天的旋律。

蝉，俗称“知了”，“蝉鸣林语间，盛夏日以至”，凭借嘹亮的叫声，是夏日绝对的主角。蝉的寿命相当短暂，通常只有几周到一个半月之间，它的生长过程却充满传奇。蝉的前半生称为若虫，是在地下度过的，靠吸食树木根部的液体积蓄能

量育雏，缓慢生长，能在地下潜伏三五年，也有更长的甚至多达十几年，期间要经过5—6次的“蜕变”，才能羽化。“蝉始鸣，半夏生”，在夏至前后用前爪挖出一条“隧道”，伺机趁夜色破土而出，通体一身金黄色铠甲，我们俗称“知了猴”。“知了猴”会凭着生存的本能找到一棵树爬上去，爬到一定高度，选择合适的位置，用前爪固定身体，然后背上会裂开一条细缝，蜕皮的过程就开始了。据说蝉蜕皮是由一种激素控制的，这时成虫的身体从背部的裂缝中破壳仰头而出，前腿呈勾状，类似瑜伽的仰背双手托地动作，又如婴孩梦醒时伸懒腰，当成虫从空壳中出来时，它能稳稳地翻身挂在树上，这就是“金蝉脱壳”。刚出壳的蝉，柔软的身体是半透明淡绿色的，乳白的腹部透着荧光，白嫩的双翼褶皱成团，软绵如玉，细肢纤弱如玉，似贵妃出浴，娇嫩欲滴。双翼靠体液管内液体压力会慢慢伸展，当液体被抽回蝉体内时，蝉的身体开始转黑变硬，展开的双翼纤薄硬挺，脉络清晰透明，蝉身两侧如挂上闪亮的佩刀，这时“翅膀硬了会飞了”！

B

七月流火，透过窗户，听着知了“热啦热啦”的叫声，想到它裸露着身体，顶着烈日被炙烤，那一声声叫得撕心裂肺、歇斯底里的蝉鸣，我未免有些幸灾乐祸，心想谁让你大清早去招惹沉睡的太阳呢，真是活该！不绝于耳、挥之不去的蝉鸣，如足力的马达，吵得双耳嗡嗡作响，蝉的聒噪使人难以静下心来。脑际忽然映入“螳螂捕蝉”这一词，想到蝉还是靠吸食树汁生存的，听老师讲过螳螂是益虫，那么内心毫无疑问地认定蝉就是害虫，是人类的公敌，心底一股为民除害的想法油然而生，并开始不断强烈起来。

捕蝉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扣知了，是农村孩子们的拿手好戏。当年谁若是在童年没有扣过知了，那肯定是不完美的童年，也是童年乐趣的绝对缺憾。找一根铁丝，箍成一个圈，套上一个塑料袋，将袋口扎在铁丝圈上，绑在一根细竹竿一头，这样就做成一个罩知了的工具，叫“知了扣”。招呼三五个小伙伴，肩上一扛“知了扣”，拎一个用布块封口的竹篓子，晃悠悠开始满村庄“除害”。村庄里房前屋后到处是树，知了也早已占领枝头，无须循着叫声找知了，特别是柳树枝上，或趴或伏或叮，一根柳枝条上有时挂着四五只，一只只昂首挺胸，正喳喳喳喳嘶力竭地自弹自唱。举起竹竿将袋口对准知了附着的部位，傻呆的知了

浑然不觉危险的来临，不躲不闪，当“知了扣”迅速压下扣住时，知了才慌不择路起身逃窜，不想一头竟钻进袋口被活扣，翅膀急剧扇动，刮到塑料袋传出的只有“扑棱扑棱”的声音，眼看挣脱无望，只能束翅就擒，被装进竹篓子。而竹竿的磕碰或晃动树枝难免会惊动附近的知了，感觉稍大动静的知了则会“喳一”地一声振翅而起，一股知了尿随即喷射而出，凉凉地会滋人一脸，望着“屁滚尿流”逃窜的知了，气得树下正仰头的我们直喊“倒霉”。

据说庄子是捕蝉高手，不知是受庄子“痲承痲”故事的启发，还是孩子们天赋异禀，我们当年粘过知了。农村的柴垛边、墙角跟到处是蜘蛛网，把绑有竹竿的铁丝圈对着蜘蛛网拍下去翻转两下，让铁圈上布满蜘蛛网，像如今的电蚊拍，只要把附着蜘蛛网的铁丝圈，慢慢靠近知了，可怜的知了只要翅膀一张，便自投罗网，双翼被蜘蛛网缠住，就很难脱身。此外，我们还会在细竹竿顶部缠上尖细的钢针去扎知了，见到树干上趴着的知了，握住手中“利器”，让针尖慢慢逼近知了的背部，瞅准时机突然出手，稳、准、快，一击即中，这才是我们抓知了的天花板级水平。

C

贪玩是孩子的天性，抓来的知了能玩上半天，而且还能玩出各种花样。我们通常会溜蝉，在知了的前爪上系一个细线，刚开始一种求生的本能它会尽力飞起来，人也随它跟跑起来；知了飞累了，就在地上爬行，我们就一手拽着线头，任由它爬远了，再拉回来，趴着不动时用手指头弹一下它的尾部，让它继续爬行……逗蝉是另一种乐趣，逮一只雄蝉（雄蝉会鸣叫，我们称之“响板”，雌蝉不会鸣叫则称“哑板”），翻过它的身子，用手指甲轻轻拨弄腹部的发音器盖板，类似挠痒痒，一挠知了就“喳喳”叫，叫声一停便接着又挠，不停挠不停叫，乐此不疲。听着“喳喳”不停地蝉鸣，我们始终怀疑蝉的腹部是不是安着一个哨子，于是就好奇地掀起发音器盖板，只见腹腔空空，也没找见“哨子”的影子。

知了玩腻了，我们就开

始琢磨它的美味。垒个石头灶生起火堆，不论“响板”“哑板”，用铁丝一只只串起来，直接在火上烤，随着一阵“滋滋啦啦”声音，知了的翅膀很快被烧掉，一股烤焦味随之弥散，不久知了的身体便被烤成乌黑炭状。将烤焦的知了从铁丝上取下，揪掉头和肚子，只取背部的一截，像一颗烧焦的板栗，从两侧的断口处把外层硬壳剥开，就露出一疙瘩外焦里嫩的知了肉，香气扑鼻。虽然我们都吃过烤年糕、烤地瓜、烤土豆，但烤知了的肉香酥鲜嫩别有风味，不用放任何调料就令人垂涎欲滴，入口后味道鲜美，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，堪称美食一绝。

秋高气爽，天气开始转凉，昔日排山倒海的蝉鸣声便戛然而止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，只有意犹未尽的孩子们还期待来年夏日的喧嚣。



配图 李海波